

医院里所发生的一切既已开场，它自然会继续下去，这再合乎逻辑不过了。可在这件事上却没有丝毫合乎逻辑的地方，不，绝对没有，基姆对此深信不疑。

其间，基姆既吃惊又好奇地注视着反射在对面楼房玻璃上救护车那不断闪烁的蓝光。此时，他更乐意亲眼看看那救护车，特别是出事原因，为此，他站到离杜塞尔多夫大学医院入口处不足十米的地方等拖车来。一辆救护车，自身却遭遇车祸，这本身就是件近乎滑稽的事。

比吉特姨妈又一次来陪基姆，等他妈妈和贝姬从医院回来后，将他们全送回去。她向基姆保证，没人在这次事故中受重伤，所以他也没必要神情紧张、良心不安地去想象那遭遇不幸事故的救护车的样子。基姆将姨妈送给他的最后一块口香糖剥开塞进嘴里，然后将包装纸不偏不倚地扔到离路边垃圾桶半米远的地方。他悄悄四处张望，找姨妈，却未见踪影——反正看起来如此。而后，他又在密集的人群围成的圆圈中找姨妈那修得很短的黑发，那些围观出事的红十字救护车的人密密麻麻，极大妨碍了警察和护士们的工作。

基姆有点生气，倒不是与姨妈曾有过什么不愉快，正相反，他很喜欢比吉特姨妈。但是，不管她有多好，她却终究是个成年人，其所作所为皆为典型成年人那一套。此时，这种想法再次浮现在基姆心里。呸！

基姆的心情原本就不大好。他痛恨人们把他当小孩子对待，每次贝姬去医

院看病，他虽同去，姨妈却都被拽来给他当保镖。请问，这与给同去的孩子看病有什么区别？虽然基姆曾多次抗议，但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而这一切仅因为唯一有一次基姆独自在家时，几位来做客的朋友把家里搞得稍微有点乱。那实在不公平！那台蠢电视在桌上摇摇欲坠，仅经最最轻微的触碰就掉在地上——其实碰电视的只是个小小的足球。电视屏幕上因此被摔出一小道裂缝，真见鬼，发生这种事，基姆有什么办法！他父母几个月来一直商量想买台新电视，而且后来也这么做了。现在，在父母起居室内雄踞着一台 90CM 大的庞然大电视，这是父亲盼望已久的了。母亲一再反对的理由是，旧电视仍能看。总之，父亲应该感谢基姆，而非惩罚他！真是太不公平了！

不过，谁又听说过成年人公平对待孩子们的呢？

基姆没兴趣继续嚼口香糖，于是将它吐了出去，口香糖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不偏不倚，正好落在路边垃圾桶旁与刚才口香糖包装纸同等距离的位置，不同的只是它落在垃圾桶另一边。基姆将双手插进裤兜，无聊地转过身来，这时，马路对面的姨妈也正转过头来，看她的保护对象是否还在她离开时的原地没动。基姆自嘲地想：他本可以悄悄靠近出事现场，大胆看一眼，且毫不推卸地在心里承受创伤。不过，即使是精神脆弱的人，看一眼那被撞坏的保险杠终究不算什么。呸！

基姆的手指尖在裤兜里触到几枚硬币。短暂犹豫后，他把硬币掏出来快速数了数，有三个多马克。他想，够进对面咖啡店喝杯可口可乐了。等到妈妈和贝姬回来，至少还需一个多小时，或许更久。基姆曾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看病十分钟就够，却总是要耗三四个小时，而每次他都未能得到答案。似乎有法律规定：即使原本很快就能完成，但在医院里耽搁的时间必须很长。另外，他还一再问自己：为什么妹妹这么长时间仍每六个星期定期去医院看病，而她的身体早就在那儿复原了。

或许因为医生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也难怪，他们如何能知道呢！这个地球上只有两个知情人，而这俩人是绝不会向别人透露实情的，况且也无人相信……

基姆的思绪极不情愿地回到很久以前事情发生的那一天。或许因为这个环境，因为，他初次见到特米施托克勒斯恰巧就是在这家医院。而就在马路对面的咖啡馆里，他还隔着咖啡馆的窗玻璃对基姆微笑，后来俩人一起在里面坐了一会儿。就是在那儿，他首次感到他妹妹的病不寻常，而且……

基姆挥去上述念头。

事情都过去很久了。虽未遗忘，却已过去。他和妹妹丽贝卡曾有一次（其实不止一次）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位于睡眠彼岸的世界。在

那儿，现实成为梦幻，而梦境则变为现实。兄妹俩人到过那个世界，经历了他们有生以来最奇特最伟大的冒险。可是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想法并未让基姆难过，但当他一回到童话月球和它的居民们，想到特米施托克勒斯——那位目光柔和而善良的白胡子老魔术师、好心巨人戈尔克、还有他的朋友克尔希姆大熊以及金龙兰加里希、普利文王子、阿多和所有在那次神奇历险中遇到并结下深厚友谊的人们，一想到再也不能与他们重逢，基姆心里就掠过一阵遗憾，但他并未感到痛苦和愤怒。基姆知道，他并未真正失去童话月球。那个神奇世界的一部分已深入基姆身体，有时候，他觉得那个世界就像一道柔和而和煦的光照耀着他，这束光芒越强烈，他所处的周围环境就越显得既阴暗，又没希望。

兄妹俩所经历的远非仅只神妙历险而已，他们还获得许多馈赠。虽然大多数孩子们都拥有这些礼物，但绝少有人像基姆和丽贝卡兄妹俩这样真正意识到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即：对幻想力量的信念，而且深知在我们感知世界的彼岸还存在着更加广阔的世界，当前的感知世界仅是那被称为真实的浩瀚世界极微小的组成部分。

基姆常常问自己，如果那些拥有无所不知的电脑与专业书籍的超级精灵成年人要是了解到真相，他们会作何言论？给他们透露透露有这个世界存在的诱惑有时实在非常大。

但他没那么做。兄妹俩所经历的事将始终成为他和丽贝卡之间的秘密，当然还有特米施托克勒斯。

基姆若有所思地看着泛光的硬币，有些失望地轻叹一声，同时将硬币放回裤兜里。就他那微薄的零花钱来说，进咖啡馆肯定太贵了。也许他能说服比吉特姨妈请他喝杯可乐。她不仅人很和蔼，而且还非常大方，很少有例外。

正当基姆欲转身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姨妈投去“只能坚持最后一分钟，否则就渴死了”的目光时，他忽然在对面咖啡馆的大玻璃上看见一个因反射而扭曲了的形象，他的出现只有秒与秒之间的间歇那么短时间，就像救护车的蓝光那样猛地一亮，但异常清晰。那不是无固定形状的光斑，而是一个人的轮廓。

一个他熟识的身影！

一位白头发、大胡子的老人，抬起左臂使劲朝基姆招手。小男孩手足无措地呆看着他，然后半压着叫出来的声音转了个圈，瞪大眼睛，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基姆身后没有旁人，咖啡馆玻璃上不会反射出谁的影子。也就是说，他身后当然有人，就是那群散布着好奇围观事故救护车的人群。不少人甚至朝基姆转过身来，并投来奇异的目光。因为基姆刚才确实叫起来，此刻还站在原地，瞪着大眼，张大嘴巴，脸色惨白。一位妇女朝他转过身来，想搂住他的肩

膀，却半途停住。

“有事吗 我的孩子？”她问道。看到基姆没反应过来 她又问了一遍。基姆木然地点点头，强迫自己做出自认为是微笑的表情，但仍呆望着对面的大玻璃和身后的空地，那位老人曾站在那儿并被反射到大玻璃上。那位老人并不像本地男人那样穿西装和大衣，而是披着一件黑色大宽袍，长胡子落在前襟上，右手执一齐人高的长杖，一条雕刻的裂开大口的长蛇盘旋在长杖上。

他刚才不在身后。

那位老人肯定不曾在哪儿，因为基姆转身如此迅速，以至于不可能有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消失在人群里。

但基姆非常清楚地 在玻璃上看见那个老人。

“我的孩子 你确实没事吗？”那位妇女确认道，“你面色苍白！”她走近一步，还是将手放到基姆肩上。她的手轻柔而温暖，笑起来和蔼可亲。她似乎真的很担心。

尽管如此，片刻犹豫后，基姆还是将她的手推到一边，挤出笑脸，终于开口道：“我没事，只是……吓了一跳！”他用头指向身后的窗玻璃说：“反光，您明白吗？”

那妇人眼中的表情表明她根本不明白，或者是不相信他。

“反光？”

“只是一个幻觉，”基姆慌忙保证道，“没事儿 真的！”

妇人狐疑地盯着基姆看了一会儿，然后耸了耸肩膀，转身回到人群中去了。基姆在原地一动不动，毫无表情，就像变成了盐柱子一样。

然而，平静只是表面的。他脑子里却掀起了暴风骤雨。刚才说的几句话，几乎耗尽了 他全部力量。

一切正常吗？

突然，基姆大为嘲笑起自己方才极力想避开的想法。

一切均不正常！

虽然理智告诉他，一切都不可能，但另一更为强烈的声音突然挤进他的脑海，对他说：他确实看见了一个身影。那个身影以及这身影抬起左手向基姆示意均非幻觉，还有那老人脸上绝望、近乎震惊的表情。如果这一切均非幻觉，那么，基姆完全有理由相信一切都不再一如既往。

因为，那老人必是特米施托克勒斯——童话月球的魔术师无疑。

“你没事吧？”

基姆这是第三次听见这个问题。他用来作答的点头似乎和刚才那位妇人一

样难以让姨妈比尔吉特相信。基姆双手和膝盖都在颤抖，心也在剧烈跳动，他辟开一条路，挤过路上拥挤的人群，跑向横停在路上的救护车边，也就是姨妈身边。比吉特姨妈看见他时，轻轻皱起眉头，不安的表情掠过她的脸，明显吃惊地迅速迎上他。

“我没事儿，”基姆说，“只是……”

“是什么？”姨妈将手搭在他肩上，仔细看他的脸。基姆在最后一刻反抗着她的探询，并想将手挪开。

他说：“我觉得有点……奇怪。”

比吉特姨妈再次小声严厉而认真地对基姆说了几句，将手从他肩上挪开，却又放到他额头上。“你肯定不发烧。”她实事求是地下了结论。

“确实没有，”基姆急忙说，“我只是肚子有点不舒服，也许是得了流感。”

“也许吧。”姨妈同意地说。她接着又问：“你今天吃过东西吗？”

“当然，”基姆答道，“如果没吃早餐，母亲绝不会允许我出门。”

“早餐？”姨妈疑惑地看着他说：“现在可已快下午四点了！”

基姆回答说：“我不饿，而且也没那么……”

“胡说！”比吉特姨妈打断他的话，声音不高，但那种语调却让人不能抗拒。“我们现在进咖啡馆，你去吃块点心，最好两块。”

基姆认输了。他熟悉这种语调，知道任何反抗均不会有结果。尽管如此，他还是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说：“妈妈和贝姬肯定马上就回来了，而且……”

“他们会找到我们的，”姨妈强烈反驳他道，而且，我们在里面还能清楚地注视入口处。忘了吗？车钥匙在我这儿。此外，我现在也正好需要享用一杯咖啡了。来吧！”

“出……什么事了吗？”基姆手指着救护车问道。有人关掉了救护车的蓝光，两个司机下了车。双手插在裤兜里的那个司机注视着被撞进去的汽车挡泥板摇头。和周围其他人一样，基姆看见了事故现场：救护车开上人行道，撞飞一些石花盆后，尖叫着缓缓撞上一排装饰大门拱的石桩中的一个。车撞得并不严重，只是小摩擦，而挡泥板和半边冷却液管却已报废，保险杠被撞进车里，将轮胎划破。

谢天谢地，救护车里没有乘客，两名司机也都系了安全带，因此没人受伤。司机开着蓝光灯是为警示后面的司机别撞上这辆事故车。

“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基姆好奇地问。

姨妈怀疑地注视了他一小会儿，心想，他刚才或许是装作难受，好快速偷看一眼事故现场。不过她马上否定了这种想法。她耸了耸肩膀，用手指向一群退后到大门拱外、正热烈讨论着的人群。基姆看见在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中间

的另一个司机和一个高个黑发男孩。这男孩感觉有点特别，但基姆说不清哪儿不同。

比吉特姨妈开腔道：“那个男孩突然跳上马路，司机为躲闪他而打方向盘，因而失控。至少我是这么听说的。”

基姆踮起脚尖，好看清楚。那两名警察、救护车司机和男孩站在大门拱墙的阴影里，基姆难以看清他们的面孔。无论如何，那个男孩的面容有些……特别。他的面部表情空得奇怪，没事人儿似的，仿佛围绕他发生的事与他无关。一名警察抓住他肩膀教育他、摇晃他，而他对此毫无反应，就像根本没看见。

“吓呆了，”察觉到基姆好奇目光的姨妈判断道。“这种情况常有，等那男孩回忆起发生的事，也许还得有一会儿。唉！”她叹息了一声，转身指着基姆和对面的咖啡馆，“会有人照顾他的。这里这家医院不就是干这个的嘛！走吧，你不能再在这儿张望了。”

基姆可以顺从，但还要看那男孩一眼。为什么会有似乎在哪儿见过那个男孩的奇怪念头呢？不，不认识，基姆很肯定，此前他从未见过那男孩的脸。但内心总有个声音告诉他，说他肯定知道那男孩是谁。

是的，太奇怪了。

奇怪，而且很让人不安。

基姆咽下几口点心后，又补上一杯可口可乐，他这才发现没想到点心竟然如此美味可口。他内心的不安亦同样缓解，也不再发抖了。过了一会儿，他脑中已不再一片混乱，而且愈来愈清晰地意识到，透过窗玻璃看到的那个人只是自己臆想出来的。

基姆甚至为此找到一种解释，而且它竟如此简单。他未能在最初几秒中内想起这点来，使他觉得自己表现得太愚蠢。他当时遇见特米施托克勒斯时，就是在这里，这间咖啡馆的玻璃前，一切开始的地方就是在对面那家医院里。回忆太强烈了。曾有一刻，它们几乎使基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模糊起来——他还能有别的什么期望呢？基姆相信总会摆脱那些念头的，而这当然不可能。有些东西，人类从未真正深入了解。童话月球的历险即是如此。

吃完一块点心后，基姆的胃口才真正被调动起来了。所以，当比吉特姨妈提出再来一块时，他没拒绝，而姨妈靠后一些，用惊奇的眼光看他竟能如此特别地调动起胃口。事实上，早餐以来，除了五块口香糖，基姆滴水未进。这本不反常，因为基姆与普通美食家不同。他将吃饭视为一种必不可少的讨厌的事。他反对定时进餐，只愿在真饿时才吃东西。他现在饿了，而且点心的味道好极了。

基姆坐在那儿，一边大口咀嚼，一边看医院入口处的情况。此时，街道完全被堵死了。拖车弯弯曲曲地驶向事故车，有时还借用一段人行道。而在拖车前前后后，已有无数车挣扎着开辟道路。开始还只有几辆好奇的车缓慢行使，因而堵住了后面驶来的汽车，到后来整个交通彻底瘫痪。车一直堵到马路尽头，甚至更远。基姆有点幸灾乐祸地看那两名警察是如何勇敢而无能为力地试图恢复交通秩序。

基姆将目光从车群和行人中移开，转到那名穿绿色制服的警察身上，这警察从大门入口处出来想挤回他的警车上。他独自一人。

“有什么事吗？”始终跟着基姆目光的比吉特姨妈问道。他看了她一会儿，从她目光中得出结论：他脸上的表情一定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事，”他说；“怎么了？”

“你为什么那样紧盯着那警察看？”

基姆不安地耸了耸肩，腾出时间吃了一大口奶酪点心，满口食物地嘟哝道：“他独自一人。”

“什么？”

基姆咽下一大口点心，尽力忍住咳嗽，赶紧喝掉杯里剩下的可乐。姨妈没看见他向空可乐杯投去的遗憾的目光。他重复道：“他独自一人。我原以为他们会将男孩带走，因为毕竟是他引起车祸的！”

比吉特姨妈耸耸肩，回答道：“他们会记下他的个人情况，他终究没犯什么大错。或许他们把他留在医院里，那男孩看起来情况不妙。”她将话打住，又朝大门望去，然后补充道：“你妈妈和贝姬来了。”基姆最后咬了一口点心。准备站起来，但比吉特姨妈却示意他坐下，说：“别急，有足的够时间，她们已经看见我们了——你看见了吗？”

她举起手招呼着。基姆的母亲在马路对面也回应着。她和贝姬正迂回着绕过将两条车道挤得满满当当的汽车奔咖啡馆而来。眨眼工夫，他们就出现在桌前。

基姆的母亲摇着头问道：“那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整个交通都瘫痪了。”

“一场交通事故。”姨妈指着涂成刺眼黄色的拖车。此时拖车已钩住出事的救护车，准备将它从马路当中拉开，而不碰坏旁边六部车。基姆用近乎研究的兴趣观察拖车是如何以厘米为单位前后挪动，那甚至难以被称为移动，而那两位警察也开始高声盲目地向司机们发出指挥令。基姆想，或许应将马路连同堵死了的汽车用水泥浇筑起来，等水泥变干后，在它上面开条新车道，这也许比无效地试图疏导交通的努力还快些。

他赶走了这些愚蠢的想法，与坐在对面椅子上眼馋地看着他吃剩下的奶酪点心的妹妹交换了一下目光。片刻犹豫后，他将碟子推到她面前。反正他已吃饱了。

“你不用吃剩的！”比吉特姨妈朝基姆投去惩罚性的目光，然后将碟子推了回来。“我重新给你要一块。”她说着招呼侍者过来。

“我们最好动身！”基姆母亲说。

“走？”比吉特姨妈轻声笑起来，但并不特别幽默，“在交通畅通前，顶多只能靠辆坦克才能从停车场出来。干脆坐下喝杯咖啡吧。”

基姆的母亲犹豫了片刻，看了眼对面的情景后她最后相信妹妹说得有理。她叹了口气，让自己坐下，点了一杯意式咖啡，给丽贝卡点了一杯橙汁和一块蛋糕。

“哦，情况怎么样？”比吉特姨妈面朝向贝姬。丽贝卡并不完全同意定期去看病也不是什么秘密。近几个月，她甚至强烈反对再去医院，而是由母亲和姨妈强迫给拖来的。基姆不太明白——他妹妹倒不会伤心。医生们努力想说服自己，证明她确实已度过持续几周时间的昏迷。虽然事情发生很久了，但医生们仍想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后遗症。

“太棒了，”母亲站在丽贝卡的立场说，“这是最后一次——至少在今年内！”

不仅基姆惊奇地抬起头，“最后一次？”比吉特姨妈重复道。

“他们希望在六个月后再见她！”母亲证实道。“教授今天再次亲自给她做了检查，他说对她的健康状况非常满意。没理由再每几周来一趟，每隔半年来一次，再来两三次，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这可太棒了！你不也这么认为吗，贝姬宝贝？”

贝姬宝贝生气地瞪着她，基姆不大明白为什么。部分可能是因为讨厌这么称呼她。但似乎还有别的原因。丽贝卡从未特别少言寡语过，但自进咖啡馆以来，尚未发一言一语，总的看来似乎很安静。对基姆来说过于安静了。像是有什么事使她压抑，或是见到什么让她惊骇的事情……

“愚蠢的医院，她终于开口了；我讨厌它！”

比吉特姨妈吃惊地看着她，母亲则忍不住大笑起来，终于姨妈也笑起来。

“好吧，总算过去了，你会发现，半年时间可不算短。”她说。

丽贝卡向她投去让人费解的一瞥，然后转向她的蛋糕，侍者这时正好将蛋糕端上来。街上，拖车终于将卡住了的救护车拖出来，之后却又陷入瘫痪的交通中动弹不得。基姆看见一位开辆敞篷跑车的年轻女士是如何不放过车前的小空隙，将她的跑车前后挪动，直至跑车再也出不来，一头撞到前车的后保险杠

上。前车司机下车来，街上吵成一团。

基姆无聊地来回啃着吃剩下来的点心。突然他看见马路另一端冒出一名骑警，正试图在钢铁车阵中为他的坐骑找到一小块儿立身之地。这原本并不奇怪，在杜塞尔多夫，偶尔还能看见骑警，有时候，这是唯一能在被堵死的马路上往前挪动的方式。尽管如此，此情此景仍使基姆有点着迷。他再次觉得，这画面似乎向他预示着什么，但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清。

“情况可能会更糟，”比尔吉特姨妈叹息着说，“我们如何才能出去呢？”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基姆的母亲又问了一遍。

“其实没什么，”比吉特姨妈答道，“一个男孩跑到救护车前，司机为躲闪他而打方向，撞到大门上去了。只有车受损。”

“一个男孩？”

比吉特姨妈点点头。“是的，他看起来行为举止很怪，你知道吗，我觉得他事后看起来像个没事人儿似的，似乎在做梦。他的穿着亦很奇特。”

基姆咽下他的点心时呛住了，嚼碎的点心喷到丽贝卡和姨妈身上。丽贝卡尖叫着迅速抓起一小块蛋糕朝基姆掷去，比吉特姨妈大声斥责起来。蛋糕擦过基姆的脑袋，落到他身后一位胖妇人的裙子上。那妇人惊跳起来，差点撞翻急忙跑过来的女侍者手中的托盘。女侍者也高叫着蹦到边上，壶里的咖啡全洒了出来。这时，丽贝卡又用叉子切下一小块蛋糕，这回不偏不倚，正中他哥哥的脸。

一般情况下，基姆会为这突如其来的混乱乐开了花，但今天他一点儿也没觉得有趣。他甚至未察觉右脸上开始逐渐落下的奶油。

他的穿着真怪！没错！

这是他一直感觉到的事！他自己怎么没一眼就马上想到呢？

一个轻微的声音从他脑后传来：因为不可能，你明明知道这绝对不可能。

然而这却是他理智的声音。但同时还有另一种大得多的声音，他肯定这声音说得对。窗玻璃上的画面！表情像在做梦的男孩以及他奇特的穿戴，丽贝卡愤怒的表情以及她来到此地后所感到的不愉快。

只有一种解释，即使它绝不可能。肯定是这样，否则不可能所有的事同时发生，世上所有的事！

他别无选择，只有用自己的眼睛去判断。

基姆猛地跳起来，碰倒了椅子，放点心的碟子也从桌上滑下来。

“基姆！”他母亲喊道。“你去哪儿回来！”但他根本听不见。他在原地转了个圈，然后冲出咖啡馆。等到他母亲准备追过去时，她儿子已经跑到马路对面，消失在医院大门里。

基姆今天为他如此频繁地来到医院感到高兴。其间，他已熟悉了医院的环境，感觉像是在家里。对于现在该干什么，他丝毫未作考虑，而且，他没向看门人打听那个男孩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似乎很正确，尚且不谈去打听可能根本不会有结果，只徒然耽误他的时间。如果不是他母亲，比吉特姨妈肯定会追出来她身手异常敏捷。

感谢上帝，基姆有些优势。他穿过拱门，向左边围着正忙碌着的救护人员画了个大十字，然后大步越过修剪得很短的草坪奔向正在进行急救的白色水泥屋子——当时他来探望丽贝卡时，就常从玻璃窗向外张望，观察抢救的全过程。那男孩肯定先被带到这儿来，而且就在不久之前。总而言之，从那位警察独自从门中出来还不到十分钟。

基姆回头望了一眼，确信比吉特姨妈或别人都没跟过来。只有护士像遭到雷击似的站在那儿呆看着那个高个金发的肇事男孩越过修剪齐整的草坪，并且转了个圈一跃跳过写着“勿践踏草坪”的牌子。

快到初诊台时，基姆又蹦蹦跳跳地跑到砾石道上。他满身大汗，因紧张而喘息着迈进大楼。红外线自动门在基姆面前自行打开的速度像是在爬行，基姆差点撞到玻璃上。他冲进大厅时，一股浓烈的消毒液和医院的气味扑鼻而来。医院那泛白光的瓷砖、医生护士的白衣服、冰冷的塑料椅、墙上一点儿也不可爱的宣传品，还有插在塑料花篮中的人造花徒然地试图缓和医院紧张的气氛，这一切再次有力地唤起了基姆的记忆。陡然，基姆觉得自己渺小而无着。他也许不该来这里。太疯狂了——那男孩或许并非是他所认为的那个人。几分钟后比吉特姨妈就会出现在他身后，虚张声势地发怒，这（加上晚上必然的与父亲的不愉快的谈话）将是全部结果。即使那个男孩在这儿，他怎样才能找到他呢？

基姆停在门边没动，好让自己喘着粗气的肺有片刻喘息的机会，至少能说出话来。之后，他走近占据大厅右半部分的大柜台。六名护士坐在闪绿光的电脑屏幕后，似乎没有注意到他。

基姆夸张地咳了一声，直到他连续咳了三声后才有位年轻的护士真正朝他看。当她第一眼看见他热汗涔涔的样子时，显得有些迷惑。之后，她和气地微笑着站起来。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年轻人？”她问道。

问得好，基姆心想。如果能想出答案，他会说一大堆的。他脑子一转，口里干脆蹦出最先进入他脑中的话：“我哥哥，”他喘着粗气说，“我找我——哥哥，他刚被送来。那汽车事故，我是指……”

他开始结巴起来，那护士带着询问的目光看着他，他终于不得不打住。

“你哥哥 那他叫什么？”

“托马斯。”基姆回答道 这是蹦进他脑海的最好的名字。

“还有呢？”

这下基姆可陷入尴尬之中，而这时，有个偶然救了他的驾——确切地说，是另一位护士从电脑显示器上抬起头来，透过眼镜，看了看基姆，又看了看她同事。

“是那个差点在大门前被车碾过去的男孩吗？”她问。

基姆使劲点头。

“他不在这儿。”

尚未等基姆真正体会到她的话所带来的失望情绪，她又补充道：“他们将他送到儿童医院去了。”她从电脑上探过身来看着基姆，目光具有穿透力。电脑屏幕的绿光反射到她眼镜上，看起来就像在她眼睛里流逝着数字的长龙。

“儿童医院？”基姆确认道。

“你现在可不能去！”她说；“不过你来，太好了。你哥哥一声不吭。我们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也许你可以帮助我们……”

“这些我会告诉那边的医生。”基姆打断她的话，一阵风似的跑了。

“嘿！”护士抗议道；“你不能……”基姆当然能 他已在这么做了。

他几大步迈过大厅，这次却真的撞到那速度如蜗牛爬的自动开启的玻璃门上，然后踉跄着跑了出去。儿童诊所位于这家大医院的另一头。基姆用绝对能创记录的速度跑完了近两公里的路。虽然当他抵达这幢六层高的儿童医院楼时已上气不接下气，但他肯定，无论是比吉特姨妈还是其他可能追来的人均难以在这种赛跑中取胜。

他因跑累了而踉踉跄跄地踏进医院，迅速环顾四周，这儿比接诊台安静得多。这儿没有长柜台，只有一个用金属圈起来的玻璃圆孔，圆孔后空无一人，对面墙上有两部电梯。

有扇门此刻正在闭合，基姆碰巧瞥见那褐色高跟系带的鹿皮鞋。

他妈的！仅仅晚了一秒钟。

基姆差点冲进另一部电梯，却意识到那也无济于事。他突然向右划了个勾形路，两三级台阶并作一步，向楼上跑去。跑到二楼（西方为一楼）时，他刚好看见电梯门里的灯光逐渐熄灭，他稍停片刻，又向下一级向上的楼梯台阶跨去。

然后是上一层楼、再上一层、第四层……

当他终于爬上第五层楼、看见电梯门打开时，他正在想，如果自己作为最

年轻的心脏病人也在这儿住间病房也不错。

基姆因过于紧张而有些晕眩当他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地对着楼梯口通往走廊的门倒下去的时候，心里只想吐。那名陌生的男孩恰在此刻在护士搀扶下从电梯走出来，右转，快速走向对面方向，因此，谢天谢地，护士没看见他。那男孩也没看见基姆，但基姆得以飞速瞥见男孩的脸。那张脸始终一片空白，毫无表情，就像在医院门口一样那陌生人的穿着确实——比吉特姨妈怎么说来着？——奇异：他脚穿由近乎天鹅绒般柔软的紧腿高跟系带长靴，身着略薄的几乎同质的皮长裤，外套一件宽松衬衣。一条金色铜扣宽皮带将衣裤连接起来，肩上搭着件够不着皮带的披肩，也是皮的，但却是酒红色。

基姆如遭雷击般呆望着那男孩和护送他的护士缓步走向走廊深处，消失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屋子里

不可能！基姆想，一次又一次。他的心脏和肺部一个比一个疼，他剧烈颤栗，像是寒热发作。他脑海中疯狂地飞速旋转，试图给这不可思议之事找出一种解释。

他身后有扇门自动关闭了，使他吓了一跳，连忙躲进楼梯间，屏住呼吸，将身体贴在门边墙上，听逐渐临近的脚步声，幸好脚步走过，没有停步，直到声音完个消失，基姆的心仍在狂跳不止，现在，激动甚于紧张。

他就这么原地不动地等着，直到脚步声终于从走道的尽头传来；但这次不再是踢踏、踢踏的声音，而是像医生护士所穿的运动鞋那样轻，几乎无声。基姆鼓足勇气走出来

那位护理男孩的人向基姆走来。他独自一人，但右手拿着点东西，基姆看过几眼后认为是条皮带子。皮带子旁边有两根管子，似乎是用来将皮带固定到腰带上，同样用皮子缠起来的一把匕首的把吊在外面。

那护理人员站住脚，问基姆：“你在这儿干什么？”态度不大友善，探视时间已过。”

“我知道，”基姆回答道，暗地里对他那冷血态度有点吃惊。“我想来接我的父母 他们在我兄弟那儿，他今天早上刚做完手术。”

护理眼中的怀疑没有丝毫退去“他住在哪间病房？”他问。

“609号。”基姆碰运气地答道。

“你少上了一层楼，”那人回答道，“这是五楼。”他指了指电梯，说：“我正巧要上去，你可以一起进来”

基姆摇了摇头，说：“最好不，我不喜欢电梯。有次被关在电梯里。再说，我腿儿着更快谢谢！”

基姆片刻犹豫后真的向上爬去。他刚跑到楼梯转弯处，就听见下面通往楼

梯间的门被打开。原来那护理的疑心并未消除。

基姆停住不动，听动静。几秒钟过去后，下面的门关上了。又过了一会儿，传来电梯启动的嗡嗡声。基姆回转身来，又跑下楼去。

当基姆来到估计是那个男孩的病房门前时，他试图压抑住来自理智的内在的声音——他此刻的所作所为，太不可思议了。也许那男孩不是独自一人在屋里，但即便如此，也可以看他几眼，即使有人来，也至少会在片刻之后。基姆如前几次一样忽略了他脑中的无声低语，战胜了心中的恐惧，轻声而坚定地扭开门把手。

房间又黑又静。窗帘关上了，基姆只能看见白色床单上黑色的男孩身体的轮廓，看来他的运气似乎出奇的好——男孩确实独自一人。

基姆走近床边，看见护理脱掉男孩的衣服，将他塞进一套白色睡衣里。他的衣服被整齐地叠起，放在床另一边的凳子上。兜里的东西摊放在小床头柜上，很明显，护理在努力寻找他的证件或是其它证明。如果这男孩确是基姆所认为的那男孩的话，那护士可得且找呢！在男孩来的世界里，人们不知道什么叫证件。

基姆轻轻在床前弯下腰来，仔细观察那陌生男孩。基姆踏进这间屋子时，那男孩似乎睡着了，因为他躺在那儿一动不动，未对基姆的出现作出任何反应。但事实并非如此。那男孩瞪着大眼睛，望着天花板。

“喂！”基姆小声道。

没反应。男孩面部肌肉丝毫未动，眼神仍然发空，即使当基姆俯身到床上，将脸移近那男孩的脸时，他那深色的眼睛像是被来访者看穿了似的。基姆现在十分肯定男孩没看见他；正如他忽略了那辆险些轧过他的救护车，还有那带他过来的护理。

尽管如此，基姆仍再次试着找男孩攀谈。

“你听见了吗？”他问。没有回答。

基姆咬了一下下嘴唇，继续开口前，迅速朝门口望了一眼：“我知道你是谁。你尽可以相信我。这儿的一切都会让你害怕，但你没、没必要装睡。我知道你从哪儿来。是特米施托克勒斯派你来的？还是普里温王子？”

听见这两个名字，男孩的眼里有亮光闪烁，但瞬间又消失了。基姆不能确定是自己真的看见男孩眼神的变化，还是他希望如此。那男孩看来虽神智清醒，但却似乎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

基姆失望地退后，直起身子，正欲转身向门口去，但还是站住了，回身望了一眼床头柜和凳子上摊开的东西。他快速走过去，仔细检查裤兜里的东西。

他没找到对他有帮助的物件，只看见一根搓成的拴着鱼钩的绳子，两块打

火石和一把微型三孔笛子，笛子还没基姆小拇指长。基姆自问，用这微型乐器究竟能奏出何种音乐来？那乐器看起来像是给侏儒用的。或许真实情况就是如此。

基姆不解地用手掂量着笛子，将他握在手心，转向凳子上的衣服。尽管看到找到目前的一切，这仍可能是个偶然，一个非常非常贴近真实的偶然。——但他却完全有可能。基姆所需要的东西就是证明。

还未等基姆转向男孩的衣服，他就找到了。

男孩所穿的衬衣、裤子和皮靴均由他印象中那极细腻、且几乎撕不破的皮制成。皮带扣是闪光铜材质。当基姆将它拿起来，想端详它上面做工精良的图案时，仿佛有一桶冰凉的水泼进他后脖颈：皮带扣上有一匹马从半月形图案中奔腾欲出。仔细看像是个扭着的 C 形。基姆困惑地盯着皮带扣看了足有一分钟。这时，他身后的门响了，一大群医院服务人员拥进来，走在最前面的是他在电梯边遇见的那名护理和接待处戴眼镜的女护士。

“你在这儿干嘛？”一个愤怒的声音传来。一只手抓住他肩膀，用力将他从衣物边拽开，另一只手扯走裤子，扔回到凳子上。有人开始摇晃他的肩膀，对他发问的声音越来越大：“你是谁？想在这儿干什么？”

基姆站着，一言不发。直到有人拽着他胳膊将他拖出门外，他仍注视着男孩那在光线很暗的病房里犹如在火中闪亮的皮带扣，注视着它以及上面的花纹。

那图案绝不只是一幅简单的画，而是一个徽记。

他曾见过这徽记，——甚至曾无数次见过。那是童话月球自豪的草原骑兵国采洼龙的徽记。

二

基姆心里忐忑不安，不能确定今晚父亲下班特别晚是否是件好事。他虽因此能在大难临头前喘息片刻，但即使在这段时间里，他也并不快乐。

他几乎想不起后来在医院里发生的事情。那个将他扯出病房的护理人员把他推到主治医生办公室，而唯一让他回到现实中来的是气喘吁吁、不知何时出现的母亲，她大声反驳斥责，首先保护自己儿子——同时看了基姆一眼，那目光意味着大难即将来临，这一点基姆心里再明白不过了。然而，这一切并未扰乱基姆的思绪。他的思想仍围绕着那无名男孩的皮带扣及其所代表的含义转。如果说其它一切均为偶然，这个却不是。毫无疑问，那男孩是来自采洼龙的草原骑兵，采洼龙是位于童话月球腹地的一大片平原，在基姆认识的大多数人心目中，那片土地根本不存在，那里的居民也无法在这个地球上生存。

基姆回忆起来了，后来，当他稍微平静一些、恢复清醒之后，这场冲突甚至引起那名主治医生的注意，——实在万幸，哈尔塞伯格教授与拉尔森家很熟，毕竟他长期以来一直给丽贝卡治病。医院管理处最后放弃叫警察，唯一要谢的就是他，因为他反对这么做（当然还有基姆母亲那天使般动听的好话）。

基姆不理解这整个冲突是怎么回事，——他只不过走进一房间，看了一下那男孩的衣服，除此之外，毫发未取，别无他动。

医院的人似乎不这么看。当基姆的母亲使教授冷静下来同意放他们母子走时，那些人脸上写着狂风暴雨的表情，特别是那位在接待台前告诉基姆情况的

戴眼镜的护士更是对基姆怒目圆睁。

他们终于离开医院时，至少有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交通已经畅通，马路边停着辆红色敞篷跑车，那辆车的发动机水箱防护罩被撞瘪了。不远处停着辆警车，警灯蓝光闪烁，但警笛没响。周围零散地站着几群人在讨论着，有的声音还很高。基姆只听见只言片语。他从所捕捉到的零星话语中判断，他跑进医院后还发生过一些事。

但这些却丝毫未提起他的兴趣。他现在的情形类似刚才比吉特姨妈形容那男孩的样子——仿佛在梦中。基姆的思绪疯狂旋转，他一次次反复问自己：童话月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什么使他在镜中看见特米施托克勒斯的脸，并且还会有采洼龙的荒原骑手出现在此地？

比吉特姨妈驾车越过平日甚为拥堵的莱茵河大桥时，基姆的母亲试着开始一场谈话——她当然想弄清楚基姆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想知道他今天奇特的举止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等等……

基姆一个问题也没回答。他能说什么呢？难道说他看见一名来自他梦中世界的魔术师和一名男孩，说他曾在那个世界里骑在一条龙背上飞驰着进行了一场大战？太可笑了。如果他讲出这些事，必然会很快被送回医院去，而且定会被关在精神科的隔离室里。

基姆在丽贝卡脸上来回扫了几下，试图装出出现瞬间耳聋，根本没听见母亲问话的样子。但丽贝卡却避开他的目光。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可与之谈论他的经历的人。无论如何，他们当时都去过童话月球。但贝姬年龄还太小，尽管他们共同历险，但她的智力常常几乎同小猫小狗差不多，尚且即便他想同贝姬谈特米施托克勒斯和年轻的草原骑兵的事，也不可能车里，而且当着母亲和姨妈的面（尤其是在她们耳边）！得等回家后他们不被打扰时再说。

他们很快就回家了。但很难不被打扰。

还未等比吉特姨妈将车在家门口停稳，基姆就第一个跑下车来。他急切地打开门，想立即冲到楼上自己房间里去，但他母亲声调严厉地将他喝住，并朝大餐桌指了指：通常，拉尔森家所有问题都在那儿解决，所有冲突都在那儿平息，如有必要，判决亦在那儿做出。今天肯定是要对自己宣判了……

然而，基姆并未抗拒，而是毫无怨言地坐到一张椅子上，面无表情。他坐下来，等待事情来临。只有极短一瞬间，他试图找个理由为自己辩护，但随即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的托词听来几乎与事情真相一样可笑。

等待中的审判又耽搁了一会儿。母亲将丽贝卡带到楼上她自己的房间里，比吉特姨妈进厨房煮咖啡去了。她时不时隔着房间望他外甥几眼，见他正像个罪人似的紧张地摆弄自己的手指头。基姆的母亲终于下楼来坐下，而比吉特姨

妈正端着一块放了两杯咖啡和一杯加蜂蜜的热牛奶的托盘咋嗒咋嗒地走过来。虽然他只看一眼就翻胃，却仍然拿起盛牛奶的杯子，喝了一大口。这倒不是因为口渴，而是想讨好健康狂热分子姨妈——谁能无过呢。

“那么？”母亲开场了。

“什么那么？”基姆装傻，反正他并不十分难过——如果能信任他妹妹的话。

他母亲的面部表情越来越阴沉。“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她说道。“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闯进那间病房？”

“我没有闯。”基姆气愤地辩解道；“我——”

“行，”母亲打断他的话；“可医院管理处那护士用的就是这个词。”

基姆惊讶地看着他母亲。那个戴眼镜的护士？他还真没注意到她的措词竟如此严重，因为他的思想尚在遥远的远方，确切地说，是很远很远之外的另一个完整的世界。

“我们并不想对你怎么样，”母亲继续说道；“相反——我很清楚，你这样做绝不会没有原因。你终究不再是个小孩儿，而是半个成年人了。”

“这个原因使我们同样感兴趣。”比吉特姨妈补充道。她喝了一口咖啡，“如果不是你母亲与医院教授熟，你现在还一大堆麻烦在身难以摆脱呢，你明白吗？”

基姆点点头，努力压住就要蹦出来的大笑。一大堆麻烦？可惜姨妈哪里知道他可能已经有多少麻烦了。

“你找那男孩干嘛？”母亲继续追问道。

“那个护理人员一口咬定你是想偷那男孩的东西。”

“胡说！”基姆反驳道。

母亲点头道：“我也是这么说的，谢天谢地——那教授帮了你，否则我们此刻也许还在派出所里呢。尽管如此，那护理人员仍坚持说，他进门时，你手里拿着男孩的东西，是这样吗？”

基姆不情愿地点点头。除了那名护理，还有几个人看见他手中拿着那男孩的皮带，反驳也没用。

“为什么呢？”

“我只想……看看。”基姆支支吾吾地答道。

“那么，究竟为什么呢？”

“我……不知道，”基姆嘟哝道，“它样子很奇怪，我想，我……我也许认识那男孩。”

比吉特姨妈紧锁双眉，母亲也重新打量基姆：“在哪儿认识的？”